当代文学发展三大新动向

□ 阎晶明

中国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作家队伍庞大、文学作品丰富、艺术风格多样。甚至文学出版、发表、发布的渠道，读者的阅读选择、欣赏方式都有很多新样式。

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是最受关注的创作题材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的巨变。当代中国全面开放、全力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太多值得作家书写的人物和故事。中国作家的创作题材领域越来越广泛，历史题材、国际背景、玄幻穿越、科学幻想，无不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热点。但其中最受关注的表现对象，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革，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呈现出的生活画卷和复杂多样的心灵情感，其中也包括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喜怒哀乐。

中国每年出版的近一万部长篇小说以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大量作品中，表现现实中国的作品是作家创作的主流题材，也是读者最为关注和追踪的创作领域。中国作家协会每一年主办的文学大奖，也都把鼓励现实题材创作作为一种倡导。

科学精神和专业知识在文学创作中渐成热点

文学作品常常要借助想象力来完成。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家的想象力无比丰富，无尽的想象及夸张的表现手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实践传承。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公众的文化素养普遍提高。文学想象力的内涵也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科幻文学近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科幻文学不同于一般的科普写作，也有别于传统的文学想象。科幻文学创作中的想象是基于科学知识、渗透着科学精神的想象，是作家努力用科学发展的成果、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对世界以及宇宙的未知领域进行遥想和追问，是对宇宙未来和人类命运攸关的诸种问题的探索和思考。读者对科幻文学的热衷，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传统文学界的认知和预想。科学精神深入到作家内心，成为其认识世界与人心的重要资源和出发点。这种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新现象。

在更多并不标注科幻文学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也注意到，各领域的专业知识正成为许多文学作品叙事时的借力点。比如网络文学，曾经经历过玄幻、穿越等等无边的想象和描写，今天的网络文学作品，有许多是对不同专业领域的描写和表现，其中交织着相应的专门知识和文化，作品因此具有了基于文学性的更多的认识价值，并格外吸引读者的目光。其中涉及经济、法律、科技、中华传统文化、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读者从中获得的收获至少是双重的。即使在传统的散文创作领域，主题性、系列化、知识性的写作现在也颇为流行。近十年来，谍战、悬疑小说在中国小说中颇受欢迎。这类创作也最受电影、电视剧创作界的追捧。谍战小说、谍战剧的长盛不衰，其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作品中时有考验接受者脑力、心力、知识面的描写和叙述，是创作者和接受者在智力上的某种对话，接受者愿意也乐于经受这样的挑战。优秀的谍战小说还对接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主题，因此更具冲击力和影响力。

艺术探索上呈现出向传统经典致敬与努力体现现代性的融合趋势

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情追踪已成往事，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社会的倡导和热潮，也影响到了文学创作。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这句话这几年在中国文学界很流行，而且似乎文学批评界对此也未进行过太多质疑和争议，可见人们在审美上是如何想共同纠正往日之偏颇。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成就，让许多曾经是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诚意借鉴和学习。我们所说的传统经典，既包含几千年中国古代文学，也包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对经典作家的人生经历及其精神世界的理解，正在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生活中的热点。当代作家创作也自觉从中汲取营养。但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向过去回归。现代性，包括艺术风格上的当代色彩、国际视野，仍然是中国作家努力追寻的创作品格。中西如何合璧，传统与现代如何融合，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来臻于完美对接，但至少这种融合的要求已成为许多中国作家的艺术自觉。

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数量有近万部之多，文学期刊更大量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在中国，从事诗歌及诗词创作的人数以十万计，网络文学则更是一个难以计数的创作现象。与此同时，读者的需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分化。繁荣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总体形势，但人民群众期待的文学高峰，能够代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大作品，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还远远不够。

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作家与世界各国作家的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对外译介十分活跃。当然，这一过程中仍然存在作家作品影响力、传播力、有效性不足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各国作家间的密切交流，互鉴互学，共同创造文学新辉煌。

（作者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优秀民族文学需要好翻译

□ 赵晏彪

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的认知共识：哪个民族注重翻译工程了，哪个民族就开始发展了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喜欢问我，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不是中国作家的作品不优秀，只是你们的翻译水平太差了。正是由于翻译的原因，许多优秀作品未被西方人接受。”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有些母语是汉语的翻译家外语水平、文学素养不高，他们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去进行翻译，结果作品外国人看不懂，所以因阅读上的障碍导致作品不受欢迎。

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三大史诗都出自少数民族作家，这使创作鸿篇巨著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将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不但创办了《民族文学》汉文版，又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多个少数民族语言版本，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传播拓宽了渠道。

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民族的文化差异性都弥足珍贵。民族作品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因为民族作家是民族心灵秘史的记录者，他们有独特的人生感悟、独特的生活经验，一直在丰富着整个中国的文学创作，为这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朝鲜族为例。当代朝鲜族作家创作成果令人瞩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文学创作研究也日渐深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朝鲜民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汉译朝、朝译汉的语言翻译。在当今，朝译汉的翻译家中比较优秀有朱霞，她翻译的金哲诗歌备受欢迎，而汉族翻译家陈雪鸿所译《当代朝鲜族短篇小说选》、靳煜翻译的赵龙基《姜世的上海滩》、李胜国的《坡平尹氏》、金革的《骨头》，已经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以张春植、金虎雄、南永前为代表的汉译朝翻译队伍，使得优秀作品大量地翻译成朝鲜文，向延边地区的朝鲜族读者输送着精神食粮，也在丰富着朝鲜族读者的阅读范围。

在朝鲜族作家的创作方面，无论是以金仁顺为代表的用汉语创作的作家还是以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均以真情抒写朝鲜族日常生活情态，鲜明地呈现出富于浓郁地域特色的生活画卷。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家们所创作的一部部讴歌党、讴歌人民、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新成就的优秀作品，形成了大体量、多视角的规模，使朝鲜族文学创作做到了与时俱进。

以小说家崔国哲为代表的用母语创作的作家，创作呈高度活跃态势，成就很高。作品不仅在中国朝鲜族读者中广受欢迎，在韩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有一种现象需要注意和反思，比如崔国哲的小说朝鲜族读者都说好，但是对于国内众多的其他民族读者而言，并不知道作品如何好，因为大家看不懂朝鲜文，汉译本的推广做得不是很到位，所以很多读者感受不到作品的魅力。

郑风淑翻译的崔国哲小说，不仅很好地呈现了的朝鲜语特色、延边地域风情，更有一些在汉语作品中没有读到过的朝鲜族人的生活侧面，可见作者的创作深度及语言功力非普通作者可比。但用母语创作的作品尽管非常优秀，如果译本推广做得不好，影响力自然受限。应该形成一种这样的共识：使优秀文学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读到，不仅是作家、翻译家的一种幸福，更是一种美德。

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的认知共识：哪个民族注重翻译工程了，哪个民族就开始发展了。

朝鲜族翻译家朱霞近几年翻译金哲创作的诗歌，使得金哲的作品得到国内外理论界的高度重视。金哲说，这归功于朱霞翻译得好。其实，这是作者、译者双重创作水平高产生的结果。金哲还说，用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若汉语功底深厚并从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自己的创作手法，作品会更加完美。

为此，要提倡以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要加强汉语修养及对表达艺术的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维度。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翻译成汉文版后的宣传推广，让更多的汉语读者能够读到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

◎新作评介

以超现实的写法达到对现实的确认

——读晓航《游戏是不能忘记的》

□ 俞敏华

晓　航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晓航是当下中国文坛中城市叙事的优秀作家，他对城市书写充满着无限的热爱和沉重的反思。他似乎深谙城市存在的内要机理，却避实就虚，用一种超现实主义的笔法去书写心中的理想之城。严密的叙事逻辑加上天马行空的想象，不仅使故事情节变得十分有趣，而且开辟出一种新的文风。同时，《游戏是不能忘记的》诸多来源于世俗日常的叙事元素，体现了作者对近年来中国城市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具有明显的哲理性。

故事围绕着一座城——离忧城展开，在离忧城被黄沙摧毁之前，人们尽享富贵繁华，谁也未曾想过它有一天会覆灭。人们为自己的利益孜孜不倦地奔忙的姿态，乃至充满利益关系又让人动容的爱情，等等，充满了城市生活的气息。正如他自己在后记里说的：“原来我对现实主义写作相当排斥，甚至可以说嗤之以鼻，现实主义创作的狭隘、简单、重复以及无法抗拒的悖论——它远远小于现实的丰富性，一直在那儿摆着，谁都心知肚明，谁都不想去解决去超越。但是，自从创作长篇以来，我开始主动接受现实主义的批评，把该补的课一一补上，因为不补，就无法真正而切实地建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世界，补课的结果是短板变长了，如同降龙十八掌学全了一般，这让我特别高兴。”晓航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从来不是停留于世俗日常生活层面的，他本质上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作家，他希望笔下的世界是指向人类生存的哲思层面的。新建的离忧城，有着人类可预测的技术时代的印迹，也使小说带上了科幻的色彩。隔离风沙的超级智能天罩，人造的太阳、月亮、蓝天，科学技术区，与机器人共存的生活空间，中间介质世界，虚拟世界等等，智能化的生存空间展示在读者面前。在小说中，晓航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科技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无穷的便利，不仅可以隔离自然的灾害，还能模拟人类所喜好的自然环境。小说呈现的日常生活中，机器人可以取代人类完成工作；甚至像舞蹈这样称作艺术的东西，机器人也可以模仿，并超越人类身体的局限，给人以极致之美的享受，而人只要在城市中尽情地游戏。

韦波建造的这个城市，设计者实际上是一个超级计算机，它早就预设了运行程序。人类对其中某些程序可以改动，而某些程序绝对不能改动，其中之一就是不断产生好人，以权衡人类无休止的逐利。

智能的介入似乎要使小说走向“人机大战”的模式，不过，想象力丰富的作者并没有把是机器还是人类主宰世界作为讨论的核心。他通过小人物赵晓川寻找超级计算机，将情节导向了另一层面。赵晓川和韦波的关系充满传奇性，童年路遇大水的经历让他们的关系染上了宿命论的色彩，在情节上也为两人的友谊以及彼此的信任、忠诚提供了依据。在韦波的委托之下，赵晓川不负使命地找到了超级计算机。在这个过程中，游戏世界中人物关系的本相、被技术遮蔽的梦想、人性的虚伪与贪婪、利益至上的生存逻辑，等等，有了充分的展示。故事的结局是韦波听从了赵晓川的劝告，明白了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平衡。于是，新的离忧城成了一个重生的世界，而离忧城外，虽然风沙漫天，也依然有很多人顽强地生存着，带着人类关于解放、关于自由的信念坚守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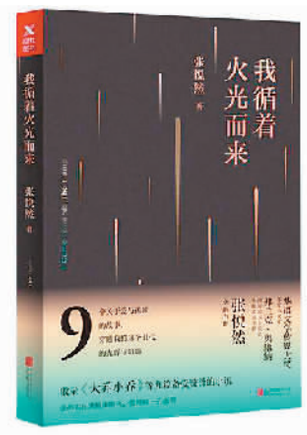
在一个经济原则为核心的世界中，作者将善的创造者交给了智能化的机器人，并最终由人类自身传播、传承下去。作者显然不是一个技术主义者，小说自始至终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在美与丑、善与恶、道德与利益、纯情与利用等多种关系的纠葛中展示人类的强大和无能。孟有纪、赵晓川、吴一茹等人，就像混沌世界中闪动的星星，在暗夜里给那些寻路人以方向；韦波、洪修源、齐如山、莉莉娅等处于商业利益链顶端的人，既拥有控制世界的强大能力，亦暴露了人类的弱点，这一切构成了真实的生存图景。小说中，孟有纪的良知与绝望、洪修源的利益至上与忏悔、于工然对世界的僵冷与和解、莉莉娅的美丽与绝情、韩时光的忠诚与动摇、赵晓川与韦波的友谊、吴一茹对梦想的追求，等等，都呈现了社会的丰富和人性的多面。

卢卡奇在论述小说时说：“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对这个时代来说，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有对总体的信念。”晓航并不是一个认为艺术能够拯救人类的作者，尽管他那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故事处处展示了艺术及人情的动人力量。他是一个孜孜以求地寻找人类存在证据的感悟者。在城市的生存空间中，小说完整地呈现了人类社会的致命弱点和人的柔软与坚强，在善的终极信念中，找到人的确证，找到了人类的伟大的力量。

抵御逼人寒气的生命“火光”

——评张悦然《我循着火光而来》

□ 张丽军　张　璇



张悦然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作为“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张悦然以其饱满的创作热情和充沛的文学想象，书写现代都市中孤独男女的困苦与纠葛、无奈与挣扎。其笔触冷峻、客观却不乏关怀与怜悯，想象丰富却能扎根于现实。2017年10月出版的最新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收录了张悦然近十年来发表于《收获》《鲤》等杂志上的中短篇小说。透过这部小说集，我们可以看到张悦然近十年创作的成功蜕变。

在这部小说集中，张悦然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冷静细腻的第三人称叙述，观察生活和人物命运。

《动物形状的烟火》从一个手里攥着茴香的梦开始，落魄的画家林沛试图按照梦的启示，找寻遗失的东西。与《动物形状的烟火》相似，在小说《家》中，张悦然同样关注了当代社会中个人为了挣脱镣铐所作出的挣扎与改变。《家》分别围绕裘洛和保姆小菊进行叙事，刻画了一个家庭中三个人的自我救赎之路：女主人裘洛与男主人井宇组成了一个没有爱情维系的小资家庭，物质丰富的背后有着巨大的精神空洞，升职加薪的喜讯没能冲淡乏味空虚的庸常生活，他们在同一天离家出走。裘洛和井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四川大地震现场做志愿者。志愿工作结束后，裘洛和井宇是否又重回从前那种乏味的生活？结局是未知的。张悦然不仅关注失意者对自由的渴望，更表达出主体的自我拯救与重建。

张悦然将女性之间看似亲密却又暗中较量、嫉妒、攀比的隐秘关系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小说《嫁衣》中，乔其纱与绢两人之间彼此关心又满怀嫉妒，题材虽然小，却将现代社会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扭曲的心理和复杂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具有现实意义。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寻找生命之光的路上，命运的玩笑、生活的逼仄总是让人物经受着折磨和考验。虽然生命存在的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充满着多变和意外，但改变的过程让我们逐步具备了不屈不挠的勇气、心怀憧憬的活力和不轻言放弃的执著。正如小说集的名字“我循着火光而来”，张悦然向我们传递的并非是存在的荒谬和无望，而是经历了身心的痛苦之后，仍然能够不失掉对生活的希望，仍然能够体会世间的温暖和爱并寻找生命之光。